DS
753
T75
L657
v.2

[redacted]

明季遺聞卷二　南都

江左鄒漪流綺輯

崇禎十七年三月、賊李自成逼京師、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督兵勤王、四月十二日、聞京師陷、先帝殉社稷、南京府部科道等官、會議推戴討賊、時惠王、桂王、道遠難至、潞王、福王、周世孫、各避賊舟次淮安、潞王人望所屬、倫序稍疏、鳳陽總督馬士英移書可法、及署禮部兵部侍郎呂大器等、請奉福王爲帝、可法、太器持不可。二十七日、右都御史張愼言、戶部尚書高

弘圖詹事府詹事姜曰廣吏科給事中李沾河南道
御史郭維經誠意伯劉孔昭司禮太監韓贊周等復
集朝內會議獨大器後至議不決孔昭沾贊周力持
之遂以福王告廟五月初一日王入京以內守備府
爲行宮各官朝見靈璧侯湯國祚訐奏戶部靳餉語
過激大器以非對君禮呵之御史祁彪佳奏綱紀法
度爲國之本李沾等言朝班宜肅彪佳又言宜早頒
大號敬天法祖諸事允之各官退議宜先監國後登
極孔昭請即正位彪佳言監國名極正益彰賢德且

贊進

示謙讓使海內知無因以得位之心俟發喪擇吉登大寶布告天下爲當禮部魏國皆然之乃定以初四日監國十五日即位改元弘光召可法弘圖士英入閣辦事又用姜曰廣王鐸俱爲大學士改慎言吏部尚書士英掌兵部弘圖掌戶部事可法請督師江北士英專國坐大鋮吏部左侍郎沾太常寺少卿維經應天府丞進賛周司禮監秉筆餘各加恩有差起徐石麟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國維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周堪賡戶部尚書顧錫疇禮部尚書黃道周何楷張

有譽王心一何應瑞高倬解學龍賀世壽爲各部侍郎劉士禎侯峒曾鄭瑄許譽卿爲各寺卿而一時人望建言科道章正宸熊開元姜埰莊鰲獻袁愷馬兆羲楊時化詹爾選李模張瑄鄭友玄喬可聘李白輔李長春等原官起用徐汧曹勳吳偉業俱以少詹兼侍讀學士名賢濟濟布列朝端于是設立屏藩陞左懋第僉都御史巡撫應安田仰僉都御史巡撫淮揚調總兵官鄭鴻逵黃蜚鎮守鎮江鄭彩分管水師吳志葵駐防吳淞黃斌卿駐防上江勅御史祁彪佳等

此亦寓調停于進取之意愚以即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中設府豈堂與之內而遽以藩籬視之

分行安撫江浙設淮揚徐泗鳳壽滁和四鎮以總兵官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海邳沛貢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總兵官高傑轄徐泗駐泗水徐泗宿臺豐碭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帶總兵官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壽潁等九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帶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廬巢無為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帶每鎮額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悉聽各屬自行徵取黃得功侯爵封傑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得功素忠

靖南固忠勇若與平不勁旅也特病在爭揚州而失人心耳

書取禍

勇建功河北與寧南伯左良玉先得封良玉恢復湖廣弁晉侯爵傑降賊也有驍勇名稱翻山鷂舊與闖賊同夥闖掠得邢氏以其貌美嬖之屬傑護內營傑與氏通挈之來降陝督洪承疇撫御有恩能得其用及孫傳庭繼任令傑與白廣恩爲前鋒二將各不相下遂潰潼關不守傑由山西河北率兵南下大肆刼掠抵揚州揚人罷市登陴欲守傑攻之多殺掠淮撫黃家瑞守道馬鳴騄集衆議事進士鄭元勳與傑善爲言當事請放高兵入城衆譁甚指元勳爲高黨謂

二公皆一時人望

不殺元勳。城不可守。遂陰斬之。城樓傑恨攻益力。可法曲解之。久之始移駐瓜州去。良佐開鎮臨淮。士民不服。互訐。得功薄廬。又提兵與傑争淮揚。戰不勝。以太僕少卿萬元吉監江北軍解之。元吉貽得功書。期共戮力王室。得功自明無他。欲聯絡各鎮鼓勇殺賊。元吉以得功書馳示傑等。始龍兵隸傑可法標下為前鋒總兵官。吏部尚書張愼言薦用原任太學士吳甡。吏部尚書鄭三俊。部議赦甡罪。陛見。三俊候另議。二十三日早朝。劉孔昭約諸勳臣呼大小九卿科道於

廷大罵慎言欲逐之去謂雪奸除兇防江防河舉朝臣子全副精神宜注于此乃今日講推官明日講陞官不及武臣結黨行私所薦吳甡有悖成憲又言慎言原有二心告廟定策阻難奸辨不可不誅慎言立班不辨御史王孫蕃許孔昭先帝裁文操江歸武操江亦未見作何事業且吏部職司用人除推官陞官外別無職掌喧爭殿上高弘圖言家臣自有本末何遽殿爭明白孔昭補疏糾劾慎言具疏求去李沾又言孔昭擁戴有功文臣敘事屢登武臣封爵未定所

成何國体

以有殿上之爭兩解之於是高弘圖姜曰廣相繼乞休言文武官各有職掌即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之權今用人乃慎言事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即謂之姦臣等皆贅員矣慎言薦甡勳臣知爲不可臣不能知票擬是出臣手又三俊清剛係五朝人望臣終以爲不可不用是臣罪不減慎言竊念朝廷之尊尊于李勉天子之貴貴以叔孫臣忝輔弼坐視宸陛几若訟庭怩死無地請賜罷斥各奉諭命六月命禮部鑄國璽以金代之史可法馬士英各奏吳三桂殺

此三輔思漢之誠朱仙父老之義惜無一旅應之耳

賊功封三桂薊國公世襲遣海運中書沈廷揚運米十萬石銀五萬兩濟其軍召原任都督陳洪範陛見遣同兵部主事馬紹愉賫國書使燕應天巡撫左懋第以母變請北行加洪範太子太傅懋第兵部侍郎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紹愉太僕少卿給路費銀三萬兩以往而命僉都御史程世昌巡撫應天時山東河北殺偽响應德州諸生謝陞與原任遼撫黎玉田御史盧世㴶貢生馬元騄等殺偽防禦使閻傑等十八人奉宗室朱帥欽權稱濟王淮揚漕撫路振飛巡撫

王變擒原任河南參議僞官呂弼周王富率士民射殺之又擒僞官胡來賀宋自成李魁春沉之河又擒癸未進士僞官武俵解京宿遷百姓又擒僞將董學禮殺之濟寧都司李允和殺僞官劉濬尹宗衡張問行傅龍等九人因原任兗西道副使叛官王世英解京獻俘開封府推官陳潛夫寒勇李遇知劉洪起等各殺僞官南附原任河南勸農兵部尚書丁啓睿命參將丁啓光俘獻僞官陳奇賈士俊尚國俊許承蔭孫澂范雋郭經邦等七人陛見靑州府衡藩率諸生

驅殺僞官請從內地四川巡按御史劉之渤奏報合江仁懷擒殺賊楊騰鳳張貝陽等擢樊僉都御史巡撫山東丘磊充山東總兵官加謝陞少師兼太子太師王由兵部尚書世灌工部侍郎時詭傳德王起義以謝陞爲謝陞也改潛夫江西道御史巡按河南敵虜以原官爲河南安撫賜遇知洪起總兵官勅之渤下部紀錄振飛尋爲馬士英論罷燮祁任祥符令三守危城不識膽力無不起絶其在淮極著勞績與振飛鼓舞官民殺僞使碎僞牌賊騎逼河上躑躅不敢

王公有經天緯地之才夏儀仲先生嘗爲予言之

前民間義兵集至一二十萬聲勢之壯有若長城人
共倚之士英奏薦欽案阮大鋮以知兵賜冠帶陛見
舉朝大駭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
鋮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鋮但制京堂必會議
乃于大鋮見光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賄何所不光明
弘圖曰何必言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
之耳弘圖出即乞休士英復爲大鋮奏辨言魏忠賢
之逆非閹賊可比且攻弘圖曰廣諸人護持局面謂
于所愛而登之天者即曰先皇帝原無成心也于所

此用大鋮正也。爲用大鋮權也若使大鋮果有才畧則魏璫之逆洶非李然可比權亦何妨于正無奈一

忌而錮之淵者即曰先皇帝定案不可翻也欺罔莫甚曰廣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慚無術調和近見欽案掀翻又愧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覆雨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凉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遂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郭維經奏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寔錄將修若將此案抹殺不書則赫赫英靈恐有餘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者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鋮對照則顯顯

得秩用遂致亡國小人之不可輕進如此哉

今旨未免少忿并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惟願陛下愛祖宗之法因愛先帝并愛先帝之絲綸呂大器奏言先帝血食未寒爰書纍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鋮不惟視吏部如芻狗抑且視陛下為弁髦給事中羅萬象奏言輔臣薦用大鋮或以愧世之無知兵者然而大鋮寔未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未見枕上之陰符而袖中之黃石也伏望許其陛見以成輔臣吐握之意禁其復用以杜邪人覬覦之端御史詹兆恒疏言欽案諸人久圖翻局幸先帝神明內斷

確不可移陛下躬御龍江痛心先帝異變與諸臣搶頭號哭百姓聞之莫不洒血搥胸願思一報近聞燕齊之間士紳皆白衣冠籲先帝而呼天驅殺偽官各守險隘此誠先帝德澤在人國讐非常有以激發其忠義耳今梓宮夜雨一抔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國仇未復而忽召見大鋮還以冠帶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懷遠侯常延齡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陳良弼王孫蕃左光先兵部郎中尹民興等皆連疏糾不聽大鋮召對稱旨復具陳聯絡控扼進

張家宰清白吏何處得銀其在南爲司農布幃屍燈無异寒素余稔聞之

取援應勦賊四着又陳長江兩合三要十四隙竟用爲江防兵部侍郎吏部尚書張愼言工部尚書程註乞休去贈愼言子舉人履旋爲御史履旋以闖賊拷銀義不受辱貽書愼言謂與其虧體以辱親不如殺身以明志投崕而死者也陞何應瑞工部尚書徐石麟吏部尚書召劉宗周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周屢疏論時事不署銜稱草莽孤臣首言大鉞進退關係江左興亡又言討賊之法一曰據形勝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今淮鳳等處各立重鎮尤當重

聽書必不可行亦何可無此議

在鳳陽而駐以陛下親征之師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亦不遠以此漸恢漸進秦晋燕齊當必響應兼開一面之綱聽其殺賊自效賊勢益孤賊黨自盡矣一日重藩屏地方之見賊而逃也總由督撫非才即如淮揚數百里之間有兩節鉞而不能禦亂卒之南下至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賊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于遠地是倡逃之寔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按軍法臨陣脫

皮不[redacted]合時宜

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日慎爵賞今天下兵事不競極矣將悍兵驕已非一日今請陛下親征所至亟問士卒甘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漸資騰飽徐張撻伐一面分別各帥之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重則并奪軍功既核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命夫以左帥恢復爲而封高劉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璫從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日覈舊官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于

[redacted]之言之識

法皆在不赦急宜分別定罪而至于僞命南下徘徊于順逆之間者寔煩有徒尤當顯示誅絕行此數者討賊復仇法畧具是若夫邦本之計貪官當逮酷吏當誅循良卓异當破格擁異則有安撫之役在而臣更有不忍言者當此國破君亡之際普天臣子皆當致死幸而不死反膺陞級能無益增天譴除濫典不宜槪行外此后一切大小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又訛言賊兵入秦踰晉直逼京師大江以南固晏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遣

一人一騎北進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
父危亡而不之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既而太
行之凶聞確矣數夫痛憤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
愆又當不俟朝食而方且仰聲息于南中爭言固圉
之策卸兵權于閫外首圖定策之功督撫諸臣仍復
安坐地方不發一步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二然猶
或曰事無稟承迨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不
然而亟馳一介使賫獻大間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
或起塞上義王共激伏恥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兼

快論讀之如幽夜見月瀉星闇雨

訪諸皇子的耗苟効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也而諸臣計不出此也又不然而亟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擣燕都令九邊督鎮卷甲銜枚出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又不出此也紛紛制作盡屬體面天假之靈僅令吳鎮諸臣一奏燕京之捷將置我南中面目于何地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三而更有難解者先帝升遐須行喪詔何等大典而遲滯日久距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省可知特移事換舛謬錯出即成服祇成名色是先帝終無服于天下

也則今日典禮諸臣之坐誅者四至罪廢諸臣畢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而及之乃一概竟用新恩即先帝誅璫鐵案前後詔書甞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帝十七年之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罹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于臣工乃如此之薄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立典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澤清傑等公疏糾宗周稱草莽孤臣有不臣之心請加重僇又糾宗周勸上親

征以動搖帝祚奪諸將封以激變軍心不仁不智獲罪名教黃得功又疏辨實不與聞馬士英陰尼之不得上弘光諭憲臣平日以議論取重盖刺之也史可法以廷臣論是非疆臣論功罪兩解之起錢謙益陳子壯轉黃道周各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補華允誠吏部員外夏允彝吏部主事允彝以家產籍于官以助兵餉討賊授黃文煥揚廷麟翰林院編修文煥以道周建言被杖牽累華問廷麟因忤嗣昌降調軍前贊畫者也御史李模疏言今日諸臣能刻刻自

認先帝之罪臣方能紀常勳卣蔚爲陛下之功臣夫擁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爲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爲名而甚至輕加鎮將於義未安鎮將事先辛未聞致柔綸之收事陛下未聞汗馬之績按其罪亦在戴罪之科倘謂勸進有章足當夾輔抑以其[illegible]敵[illegible]無營謚稱然而名實之辨何容輕假願陛下[illegible]諭[illegible]大臣立志以倡率中外力圖贖罪勿但炫功以大慰先帝殉國之靈庶堪膺陛下延世之賞一概[illegible][illegible]洪應爵免以明臣誼至縉紳有體勿因大僚而過繁陛下宜

嚴勿因泰交而稍越繁纓可惜勿因逓告而稍寬太
僕少卿萬元吉疏言主術無過寬嚴道在兼濟官常
無過任議義貴相資先皇帝初蒞海宇懲逆璫用事
斲削元氣委任臣工力行寬大諸臣狃之爭意見之
玄黃昏綢繆之桑土虜入郊圻束手無策先帝震怒
一時宵壬遂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先告密廷杖
加派抽練新法備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
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中外不寧國家多故十餘
年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于是更崇

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為太平可致諸臣復思競賄
賂恣欺蒙每趨愈下再攖聖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淪
蓋諸臣之辜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
于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用偶偏也昨歲孫傳庭擁
兵關中識者俱以為不宜輕出出則必敗然已有退
撓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即謂急撤關寧吳三桂俾
隨路迎擊可以勝賊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蹙
地議之者矣及賊勢薰灼廷臣勸南遷勸出儲監國
南都語不擇音亦權宜應爾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

由事後而觀咸追恨違者之誤國設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大率類是當局者心怵無全利之害誰敢違衆獨行旁觀者偏見無全害之利必欲强人從我私意徒滋寔著未講國事因之大壞莫救則以任議之途大畸也又疏言賊今被創入秦挑精選鋭埀涎東南轉瞬秋深出商漢則徑抵襄鄧出豫宋則直窺江北兩處兵民積怒深怨于斯時民必爭迎賊以報兵兵更退疑民而進長賊恐將士之在上游者却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

道二無人情
各三十猶省

淩南金陵乃王地戎儀星萬何以當此耳竊覺人情類
皆積薪厝火安饗其上爲功者思爲史冊之矜誇見
才者不顧公論之是非竊吾戲㢤紛紜是偁不講一旦有
急不識置陛下于何地得要令三十年功失左右諸人
功非功而才非才乎其有爲者猶陳立國本事一
改葬梓宮一動舊國毋一動永東宮王一無告燕
山陵寢奉告今日存著效力自退禮尊養原本樂受
在臣子痛加檢覈有言當所以期茅茨錐陋可勿勤
也有以勞人費財遵者勿營無武以外可撤節也有

以虛僞要術進者勿聽刑部侍郎賀世壽疏言刑賞宜慎其別吳三桂奮勇血戰奉命同功拜爵方無愧色若今日叩頭報國豈其遂足平賊河上擁兵易不以之敵愾恩數已盈勳名不立冐濫莫甚疏上俱報聞而已釋高墻罪宗七十五案凡三百四十一名爲庶人遣太監王肇基督催閩浙金花銀兩肇基原名坤郎崇禎朝肆惡淮揚者大學士高弘圖等諫止之上先帝尊號曰思宗烈皇帝周皇后曰孝節皇后忻城伯趙之龍言思非美字尋易爲毅宗烈皇帝尊建文君

名實未稱

為恵宗讓皇帝景帝為代宗景皇帝復懿文太子為
興宗孝康皇帝尊皇考福恭王為恭皇帝尋改為孝
皇帝立帝廟允禮部尚書顧錫疇議削溫體仁文忠
謚尋復之予太學士文震孟謚文肅劉一燝謚文端
賀逢聖謚文忠禮部侍郎羅喻義謚文介詹事姚希
孟謚文毅兵部尚書呂維祺謚忠節山西巡撫蔡懋
德謚忠襄隨州知州王燾謚忠愍懋德謚尋奪之湖
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求
召對既入澍面糾馬士英奸貪不法淚與語下志孔

諸疏無此親切痛快

復前佐澍言其無上諸事士英稱疾出直而以金幣餽福邸舊閹田成張執中等兩閹向弘光曰主上非馬公不得立茲逐馬公天下皆議主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不煩主上可以優閒自在馬公去誰復有念主上者弘光嘿然即賜諭留澍復連上十疏稱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能成功於外者必陛下內秉精明外採輿論國人皆曰可殺則殺之毋因一時之私情博辯誤信小人使黨羽既盛禍患驟至又云正人君子乞陛下師事數人以樹儀表使輦轂之

下貪汚結舌邪佞閉氣無所容其樹黨庇奸之私而後討國門以外之賊無難又云自魏璫竊神器以來實釀今禍附逆之人與薦逆之人皆有賊心乞陛下懸諸日月以除魍魎弘光屢諭趨高赴楚乃去先是六月初二日　清朝傳檄至濟寧一固山額真右爲傳奉事奉攝政王令旨各調兵馬前往山東等處所過地方官民出郭迎接違者以抗師治罪一平西王吳爲安撫殘黎事稱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南下牌仰山東等處速速投誠等情至是七月初二日

正為朱對張本但百姓之頸何辜而為若輩功名地乎

又有部文索取冊籍時山東服欵盧世㴶降李建泰謝陞馮銓皆為　清朝內院大學士濟王走死而畿輔重地兵民不輯鎮將于永綬駐鎮江會與浙兵鬪殺浙營守備李大開中矢死之邊兵焚民居數十里邊兵有云四鎮以殺搶封伯吾輩何憚不為事聞命逮史可法軍前核治興平伯高傑疏言目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潁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采為江南

門戶已乎伏乞和盤打算定斷速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條發撫兵李朝雲赴泗州又發恭將蔣應雄許占魁郭茂榮李玉赴徐州防守寧南侯左良玉報稱副將蘇蕙遊擊朱國強斬賊四百餘級獲偽官江一洪獻俘京師又獻賊遺偽將馬科至四川招安保寧一帶原任兵部主事鄧獻珂起兵戰於桃園賊兵潰追獲偽將宋朝臣斬之遣御史陳蓋募兵雲南廣西巡撫方震孺松江知府陳亨給事中李維樾與兄僉都御史李光泰先後各措餉募兵入衛而建陽知縣

蔣芬捐俸資造火器募勇士朱千斛劉鍊曾等三一請
勤王其詞有曰幸而邀天之幸迅掃妖氛指日奏凱
社稷之福否則惟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朽以
明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以無負職三十年讀書之
志識者壯之命總兵官王之綱迎太后於河南郭家
寨常守義家以僉都御史劉之勃巡撫四川范鑛巡
撫貴州時獻賊在川陷涪州再陷瀘州順流下重慶
破成都取壯男子去耳鼻及兩臂驅至各州縣言兵
至而不下者視此但殺王府官紳以待秋毫無規由

是所至如破竹巡撫龍文光及舊撫陳士奇重慶推官王行儉俱死瑞王蜀王闔門遇害總兵趙光遠降賊士英猶請降赦獎之考選游有倫朱統鐙趙進美沈宸荃沈應旦吳春枝吳鑄吳适林冲霄劉本寸左光明蔣鳴玉湯來賀李白池胡時亨爲科道部屬官起補張采禮部儀制司主事熊汝霖戶科給事中章正宸吏科給事中正宸疏言兩月以來聞太吏錫鑾矣不聞敵愾武臣私鬬矣不聞公戰老成引避矣不聞敵愾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而曰是輿朝氣

洞時事者 [illegible]火談兵 事若列眉 [illegible]重親 [illegible]爲大

象臣雖愚知其未也臣以進取爲第一義進取不鋭
則守禦必不堅北者河北山左忠義响應各結營寨
多殺僞官爲朝廷効死力不及今電掣星馳倡義申
討是剛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宜亟檄江北四鎮
分渡河淮聯絡諸路齊心協力互爲聲援使兩京血
脉通而後塞井陘絶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恐賊不
難旦夕殄也陛下又何不縞素親率六師於淮上但
陛下親征豈必冒矢石履行陣哉聲靈所震人切同
仇虎豹貔貅勇奮百倍也今都門部院寺司各官著不

張公清譜
補職

稱行在而工作儀文陛下赫然欲爲中興令主宜嚴勅諸大臣速簡爾車徒某舊額某新增水幾何陸幾何速備爾芻糗幾何本幾何折色幾費客幾費選爾將帥某堪堅壽某堪分閫審爾形勢某地建鎮某地設壘某處埋伏某處出奇修爾戈矛繕爾城塹進寸則寸進尺則尺扼險處要大勢已得天下大矣不患無人臣未見張韓劉岳之才不應運而出也中旨傳陞吏部侍郎張有譽爲戶部尚書有譽清望素著士英借以開傳陞倖門也正宸封還力爭不聽魏國公

徐弘基東平伯劉澤清廣昌伯劉良佐荐起原任吏部侍郎張捷御史張孫振劉光斗工部主事鄒之麟正宸又疏爭不聽封大后弟鄒存義爲大興伯福府千戶嘗應俊爲襄衛伯補青浦知縣陳纁爲中書舍人予王鋒弟鏞子無黨世錦衣指揮使以兵部侍郎解學龍疏荐內批陞原任戶部主事葉廷秀爲都察院堂上官監生涂仲吉生員諸永明爲翰林院待詔應俊者本華工値弘光出走應俊負之履雪中數十里脫於難與鏞纁無黨各翼衞有功者也廷秀仲吉

永明者皆先帝時申救道周下獄杖戍者也補陳子龍兵科給事中子龍疏請廣忠益謂當黃道周願忠權佞搆陷至深先帝震怒禍將不測群工百官相戒結舌獨涂仲吉以孤童担囊走萬里外上書北闕予杖下獄獄吏希迎拷掠荼酷至死不屈以明道周之寃此雖王調貫械以訟李固杜仲殺身以救李雲亦不過是幸先帝聖明得以俱免愚臣劉宗周昔以廷諍去國孝廉祝淵毅然請留先帝已輕議辱詰後奸臣挑激復徵檻車雖與仲吉得禍輕重有殊然為國

惜賢舍生取義其揆一也當仲吉赴虜之時祝淵被
逮之日臣皆得與接對仲吉凝靜深遠絕不以立名
自喜祝淵謙抑溫恭惟以出位引咎間有投贈錙銖
不納若置之臺諫之班必有以上補袞職下剔奸邪
又疏請慎名器謂陛下間閱南返從官幾何衛士奄
尹寥寥無幾今天位既登來者何衆不過其流何所
底止必將人誇翼贊之功家切從龍之念傷體害政
非國之福夫勸功獎善惟在爵賞一爲輕濫後將無
極豈沛故人文墨小吏良昔爲嫌朱紫盈門貂蟬滿

直揆其隱

座尤爭國與立政之始惟願陛下慎持之嗣後果係服勞有功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曹風不稱之譏犯大易負乘之戒又疏請用賢勿二爵人以公一在愚臣之宣召也愚臣老成清直海内盡知今入國門寄居蕭寺不得一望天顏在陛下以方論大臣和衷共濟恐愚臣戇直奏對之際復生異同然臣以陛下疑畏君子之機從此而生恐君子有携手同歸之志黃道周之流皆躑躅而不前矣陛下誰與共濟天下哉一爲訂臣之特用也訂臣清端廉練百

僚所服但古制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墨敕斜封覆轍可鑒萬一異日有姦邪乘間左右先容銓司不及議宰輔不及知而竟以內降出之臣等不爭則倖門日闢臣等爭之則已有前例立國之始臣愿陛下寅持之也疏入俱不聽大學士姜日廣疏言祖宗會推之典立法萬世無弊斜封墨敕覆轍具在臣觀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爲盛美先帝之害政亦間出而以頻出中旨爲亂階用閣臣內傳矣用部臣勛臣內傳矣選大將言官亦內傳矣他無足數論其尤

詞嚴義正大臣告君之体

者其所得閣臣則逢君殃民奸險刻毒之周延儒溫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等也其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猾之陳新甲等也其所得勛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稚狂之李國楨也其所得太將則紈袴支離之王樸倪寵輩也其所得言官則貪婪無賴之史𡌴陳啟新也凡此皆力排衆議簡自中旨者也乃其後效亦可覩矣且陛下亦知内傳之故乎揔由鄙夫熱心仕進一見擯於公論遂乞哀於内廷線索闗通中自有竅門戸推拆巧爲之詞内廷但見其可憐

之狀聽其一面之詞遂不能無聳動聞以其事密聞於上又得上之意旨轉而授之於是平臺召對片語投機立談取官有若登場之戲臣昔痛心此弊亦於講菴敷陳但以未及暢語至今猶存隱恨先帝既悞陛下豈堪再悞哉天威在上容勿深嚴臣安得事事而爭之但願陛下深宮有暇溫習經書間取太學衍義資治通鑑視之如周宣漢光之何以竟恢遠烈晉元宋高之何以終狃偏安武侯之出師征蠻何惓惓以親君子遠小人爲說李綱之受命禦虜亦何切

禁革三大
弊㩀其報
未易量數
區區名位
何足以云

切以信君子勿間小人爲言反覆思維必能發明聖性點破邪謀陛下寔其用臣之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畜之以供人刀俎也御史祁彪佳疏論時事謂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高皇帝因見非法凌虐二十年遂焚其刑具移送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鍛鍊爲功以羅織爲事雖曰朝廷之爪牙寔爲權奸之鷹狗且詞從廹勒而來罪案聽指授而定即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誰雪其冤酷慘等於來周乎反從無徐杜此

詔獄之弊也洪武十五年改儀鑾司爲錦衣衛掌
直駕侍衛等事未嘗有緝事也迨後東廠設立始有
告密之端用銀而打事件得賄而鬻刑章飛誣多及
善良赤棍立成巨萬招承皆出於吊拷怨憤充塞於
京畿欲絕苞苴而苞苴托之愈盛欲究奸宄而奸宄
未能稍清此緝事之弊也若夫刑不加於大夫原祖
宗忠厚立國之本及於逆璫用事始有去衣受杖者
刑章不歸司敗撲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致
必殺之刑況乎朝廷徒受拒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義

正人君子
計圖一網
打盡毒哉

之舉卷當血濺玉階肉飛金陛班行削色氣短神搖即恤錄隨須已覓驚骨削矣是豈明盛之休風大失君臣之分誼此廷杖之弊也伏乞陛下嚴行禁革焉士英阮大鋮授意建安王府鎮國中尉條考吏部朱統鑽疏誣姜日廣穢跡顯有逆謀詞連史可法張慎言吕大器等禮科袁彭年據祖制爭之云中尉有奏請先令長史司具啟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賫奏若係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容何賫直達御前徵刺顯攻捕風捉影陛下宜加禁戢

公論昭於日月

定評

臣禮垣也事涉宗藩皆得執奏吏科熊汝霖言統鑨
合血噴人不顧拔舌如此不毆朝廷設立言官何用
通政使劉士禎亦言曰廣勁骨鯁性守正不阿居鄉
立朝皆有公論統鑨何人揚波噴血掩耳盜鈴飛章
越奏不由職司此眞奸險之尤豈可容於聖世皆不
聽先是李沾攻呂大器懷二心劉澤清亦請誅大器
指其誣殺總兵柴時華起用王重掌選及比雷縯祚
大器許奏馬士英鬻官賣爵敗法亂紀諸罪且言吳
甡鄭三俊輩豈無一事之失而清直剛介與聖依歸

新建膠州百折不回固皆賢相若王孟津之保備諤謇亦庶幾老成人典型矣

馬士英阮大鋮等亦有一技之能而貪鄙險邪群情共恨大器予告去尋削職刑部提問日廣票擬降調封疆失事太監孫呈秀內批予原官又票擬御史鄭彪佳論詔獄廷杖緝事三大弊許禁革發改票同官王鐸言吾輩志在報國若苟且因循害民悞國庶可斷此旨不可擬也日廣揭稱臣所守者朝廷之法度一官之職掌臣死不敢奉詔不聽鐸又稱言國家新造人心易渙當以安靜為主廠衛應行禁止不聽弘圖票擬正宸等爭中旨傳陞有譽事發改票再擬再

發改又揭爭稅鑛糾日廣事應寃治亦再三發改票及陳設廠衛爭用大鉞請召可法入直數事弘光召入厲聲責弘圖把持弘圖言臣死不敢奉詔不聽復具疏辯辭乞告去例轉科道陸朗爲僉事黃耳鼎爲副使內批留用徐石麒言朗耳鼎交通內臣倖留非法朗耳鼎疏攻姜曰廣徐石麒劉宗周結黨欺君把持朝政無人臣禮曰廣石麒宗周各乞告去御史游有倫奏今日國事肴亂不知禮義廉恥爲何物明知君子進退不苟故以含沙之口激之速去甚至常人

視一官爲輕則無不能盡之言

所不忍道者責於君父之前科道微有糾劾則指爲比黨相戒結舌眞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戸科吳适疏言曰廣宗周歷事五朝貞心亮節久而彌劭應亟賜留不聽吏科熊汝霖奏朝端之士玄黃交戰卽丁二人之用舍而始以勛臣繼以方鎮固圉恢疆之術全然不講惟舌鋒筆鍔是務以匿帖而逐舊臣矣俄又以疎籓而參宰輔矣繼又喧傳復厰衛而人心皇皇矣輔臣曰廣忠誠正直海內共欽乃幺麽小臣爲誰驅除聽誰主使且闖上章不由通

政綂結當在何途内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舉敕斜封端自此始事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必至廠衞之害横者借以樹威黠者因以牟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絛禍所不必言小民雞犬亦無寧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而一旦受此奇慘止有廠衞一節未免府怨臣民今日締造之初如育嬰孩調護爲難豈可便行摧折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始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授盡是殃民則今何以使

前事不遠
後事之師

羈治不萌而維城有賴先帝隆重武臣而死綏敵愾十無一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則今何以使賞罰必當而恩威易行先帝委任勳臣而官舍選練一任飽颺京營銳卒徒爲寇藉則今何以使文書有用客氣是屏先帝簡任內臣而小忠小信原無足用開門延敵且噪傳聞則今何以使柄無旁操而恩有餘地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爲捍禦超遷宰執羅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者必用疏入內批重處陞祁彪佳爲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元科俱

嘉慶追論兵部尚書張鳳翼、揚嗣昌、陳新甲、調度乖方。又論戶部尚書李待問、加餉殃民、致貽寇患。命削待問官、以爲聚斂者戒。又用御史鄭友玄言、削故太學士周延儒、薛國觀、溫體仁、總督熊文燦官。卹廕典國觀尋以兵科戴英訟冤、下部議、復子湖廣巡按劉熙祚諡忠毅、宜大總督盧象昇諡忠烈。復御史毛羽健原官。贈吏部侍郎葉盛爲吏部尚書、史稱盛傳學宏才、文武並濟、憲宗朝名臣也。戶科錢增疏請修水利、言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水。以太湖爲腹。以太

海爲尾閭以三江入海爲血脉蓋自吳淞淹塞東江微細獨存婁江一派而婁江之委七十里曰劉家河乃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恃此以歸墟不至橫溢泛濫者則帶水雩長之利也勝國時劉河深廣運艘市舶走集於此近日漲沙淤塞於是東流之水逆而向西涓涓不入滙瀆無資兼之歲歲苦旱平疇龜拆人牛立槁雖復拮据如林何從乞靈海若而救此涸轍之民乎然此猶就旱暵言耳萬一大浸稽天七郡洪流傾河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必以七

郡之田廬爲壑而城郭人民益不可問東南數百萬
財賦盡委逝波其如國計何哉蘇松巡按周一元泰亦
言劉家河急宜開濬工部主事葉國華又疏請濬吳
淞俱下該撫察議先是馬士英疏請誅逆言從逆諸
臣强半素是正人君子之流禮科袁彭年駁之言從
逆姓名傳播不一在樞輔義憤填胸或不覺言之偏
激然恐貪人乘間陽爲正人口寔陰爲逆黨解嘲甚
且借今日討逆之微詞爲異日翻逆之轉語不至淆
國是而傾善類不已則其含害有不可勝言者夫從來

善類所歸間襍匪德往往有之東京盛名豈無逃死
之張儉元祐鋼籍亦有巧免之元章三十作朋官業
分席七賢寄[redacted]山王可[redacted]豈因鄭宮一妹之惡遂毀
銅台全部之音惟是溫公一京蔡黃而紹述之禍旋
起唐室一進逢吉而興復之業不終孔子曰君子而
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歷觀往事斯言
誠千古定案也今日何獨疑之八月命錦衣都督馮
可宗逮役緝事禮科袁彭年疏言高皇帝時不聞有
廠衛傳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官主之此不

縷陳弊病痛若列眉不減裴度之諫唐德宗也

見正史惟太學士萬安行之亦不聞特以緝事著嗣後一盛於成化然西廠汪直踰年輙罷東廠尚銘有罪輙斥當時不得稱純治矣再盛於正德丘聚谷大用等相繼用事皆倚逆瑾煽虐釀十六年之禍天下騷然三盛於天啟逆魏之禍幾危社稷近事之明鑑也自此而外列聖無聞夫即廠衛之興廢而世運之治亂因之頃先帝朝亦嘗任廠衛訪緝矣乃當世决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賄故逆緝之方即從容綱之地而布作奸之事又資發奸之人

錄積之
瀝沙模之

以行始猶帕儀交際爲人情所有之常後乃財賄萬千成極重莫返之勢豈非以與援之途愈秘而専傳送之關愈曲而費乎窮竟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于胥吏徒隸可以迫脇其尊上不可不革疏入籥浙江按察司照磨時太妃來自河南弘光諭戸工部限三日内搜括萬金以給賞賜太監諸朝進請給工科錢粮約數十萬工部尚書何應瑞侍郎高倬嗒㸃金無術懇祈崇儉工科李清亦疏請節省不聽又詔選内員選宮女閭巷騷然科道李維樾陳子龍朱國昌

各疏諫亦不聽加翼戴恩史可法少保馬士英太子
太師高弘圖姜日廣王鐸太子太保徐弘基劉孔昭
朱國弼柳祚昌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各陞賞世蔭又
加南郊恩可法少傅士英少保弘圖日廣鐸太子太
傅特陞李沾都察院左都御史晋國弼保國公張文
光太常少卿以定策功多也換授朱統鐭爲行人以
自陳逐日廣故赦從逆來歸兵科時敏開屯大瞿山
中允衛胤文兼兵科給事中監興平伯軍以原未從
逆南來遼薊總督王永吉經畧山東河北兵部尚書

三公皆實心做事人也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支耳

司馬固大有心人若張蔡亦千古義士

張縉彥代丁啓睿總督河南勸農永吉剔歷中外曉暢兵機山左感其德義卽東平亦聽其約束而縉彥夙饒經濟初闖破卽自縊死復甦賊使牛金星說降縉彥罵不從賊乃命權將軍張能加刑拷制將軍王愛臣施羈縻降賊内官王德化加叱辱備極荼毒賊猶未已挾之西行縉彥潛結義人張一方蔡元吉劫之於途脱身走龍泉關及太原賊欲得而甘心縉彥與一方謀與亦賊洩怨一方許可與元吉夜至日殺賊易耳并鄭符不能出虎口兩人乃投僞將軍陳永

司馬可云
備極艱苦

福永福差往河南兩人喜報縉彥蓄亦太原之小店待賊賊疑越小店而走晉祠事雖未成而倉卒中未嘗須臾忘佚也縉彥計脫奔豐谷山着黃寇走盤駝其時賊騎追捕甚急盤駝皆土黠炙人肝而食縉彥困甚聞馬蹄聲起視則一方元吉也遂脫於難走其城聞弘光立遂南渡爲賊尉馮國寧盤獲於芝蔴戶申報賊渠李自成差偽錦衣楊英姚濟埜七月十七日拘縉彥於新鄉縉彥召族姓姻友誓以大義曰吾所恐死以待者爲儲君耳散家財一日而盡潛緣太

行諸雄八月六月義旅集矣而僞將勒馬貫矢出門
縉彥疑其有變迺命一方刺一人奪其馬射斃數人
前突之盡殺其黨擒府縣諸僞長隨軍縞素登城歃
血迺舉義兵於合河吉尚同時舉事者有都司蘇見
樂泰衍祉等聞風來歸者有輝縣吉士式部鄭修武
李之煥都攀桂獲嘉李青夏時亨原任推官解居易
知縣李昪郁英總兵魯宗孔一日不期而會者萬人
其遥爲聲援有河南許定國山東張大巽等僞都尉
黄來襲斬其多級有白旗賊精騎數千爲賊援命秦

天下有數襄公李賊何難殲盡

衍祉先登陣亡。又有劉皂旗引兵東犯。假平西兵設計走之。遇賊營王都尉。摧其先鋒。賊勢却。迺保叙山寨。廣布爪牙。以圖大舉。南連汝潁。北盡行山。河朔之勢成矣。檄告中外。九山各城寨。無不知有大司馬義旅者。殺賊後。渡河而南。上舉義復仇。恢復三城。聯絡河朔疏。畀以原官。力辭不受。惟願盡殺賊。以報先帝。至蘇城山。居金剛臺。所經營諸寨。如霍山之羊山桓山等寨。蘄水之白雲大旗等寨。英六之司空張山羊薄等寨。六安之蘇埠三尖四柱等寨。汝息之任家張

庄麗家等寨光山之皂旗烏龍雞冠等寨信陽之紅
旗等寨黄楊天台等寨麻城之獲生紫雲五腦等寨
商城之牛氏上庄等寨四百八十九處運籌決勝心
血爲枯瘠飢寒濱死者數祖死母死妻妾俱死奮
不顧家拮据無成君子惜之以浮海來歸順天巡撫
楊鶚爲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
罷浙江巡撫黄鳴俊降浙江巡按任天成以許都餘
黨復叛處分未定故也并議前任巡按左光先罪令
在朝浙臣具奏情形光先在浙風裁清卓以光斗弟

故與阮大鋮有世讐又首劾士英大鋮故借事陷之朝右無敢爲直言者蕪松巡撫祁彪佳獨言許都之變突發于東陽義烏浦江皆無堅城光先事竣出境聞變逍還撫軍懸闕一切調兵措餉皆其宵旦拮据變起不一月元兇授首兩浙危而復安乃今奉旨推求夫弄兵揭竿至於破城據邑其罪豈不當死當日兵威所廹賊已窮蹙而後乞命與陣擒無異非誘降也設鉄鋤不力養虎貽患後來國難方張又不知作何舉動矣豈可反以激變罪之乎于是大鋮并切齒

豈內舉不避親耶

彪○准陞解學龍刑部尚書改兵部主事凌駉為御史巡按山東便宜聯絡河南等處起丁魁楚巡撫承襄陞王燚巡撫登萊越其傑巡撫河南各僉都御史其傑鄉科罷閒以士英妹夫故起之○敵虜既覦望改推杰燮永吉赴任無地皆不行○以保國例晉東平伯劉澤清侯爵又晉誠意伯劉孔昭侯爵孔昭不受又封福建總兵官鄭芝龍南安伯賜蟒衣國弼薦用欽案楊維垣為通政使起蔡奕琛吏部右侍郎內批補張捷吏部左侍郎尋進尚書補張孫振為御史掌河南

劉趙齊鳴一時盛事

道印孫振論劾蕪松巡撫祁彪佳貪奸且定策有異
議詞連吳甡鄭三俊劉宗周等彪佳罷去以易應昌
爲都察院副都御史郭維經爲僉都御史起葛寅亮
太常寺卿成勇福建道御史文安之詹事府詹事劉
同升翰林院侍講趙士春翰林院編修寅亮安之清
素著勇以諫言獲罪直聲振天下同升士春忠孝
世傳皆以劾楊嗣昌奪情與黃道周同言去國者也
陞賀世壽戶部督倉尚書起王志道戶部侍郎申紹
芳督餉侍郎志道佐憲以監視內臣越俎忝官廷諍

華職紹芳居官清慎因温體仁欲傾文震孟許譽卿文致遣戍至是雪之以禮部尚書顧錫疇祀海行命侍郎晉紹寧署部事加大學士王應熊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賜劍開藩遵義陞張鳳翔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薊松盧若騰僉都御史巡撫鳳陽若騰以海道著績擢丕赴鳳翔因殺賊官薦至京者也九月予北京殉難諸臣謚大學士范景文謚文貞戶部尚書倪元璐謚文正左都御史李邦華謚忠文副都御史施邦曜謚忠介戎政侍郎王家

彥、諡忠端、刑部侍郎孟兆祥、諡忠貞、大理寺卿淩義渠、諡忠清、太常寺卿吳麟徵、諡忠節、庶子周鳳翔、諡文節、諭德馬世奇、諡文忠、中允劉理順、諡文正、簡討汪偉、諡文烈、太僕寺寺丞申佳胤、諡節愍、給事中吳甘來、諡忠節、御史陳良謨、諡恭愍、陳純德、諡恭節、王章、諡忠烈、吏部員外許直、諡忠節、兵部主事成德、諡忠毅、金鉉、諡忠節、觀政進士孟章明、諡節愍、立祠賜名旌忠、贈理順妻萬氏、妾李氏、德母張氏、淑人、鉉母章氏、妾王氏、偉妻耿氏、恭人、世奇妾朱氏、李氏、良謨

妾蔣氏孺人建坊旌表又予勳戚惠安伯張慶臻謚忠武襄城伯李國禎謚貞武新樂侯劉文炳謚忠壯左都督劉文耀謚忠果駙馬都尉鞏永固謚貞愍太監王承恩王之心謚忠愍李鳳翔謚恭壯鳳翔以罵賊被殺者大同巡撫衛景瑗謚忠毅宣府巡撫朱之馮謚忠壯總兵官吳襄謚忠壯特贈遼國公周遇吉謚忠武工部主事王鍾彥經歷施溥中書舍人宋天顯各予祭葬贈刑部郎中李逢申太僕寺少卿諸生許琰翰林院五經博士布衣湯文瓊中書舍人又先

時謚典雜亂無章准三宗為允當

後補予開國諸臣謚郢國公馮國用謚武冀濟國公丁德興謚武襄德慶侯廖永忠謚武勇定遠侯王弼謚武威長興侯耿炳文謚忠愍潁國公傅友德謚武靖宋國公馮勝謚武壯永義侯桑世傑謚忠烈河間公俞廷玉謚武烈東勝侯汪興祖謚武愍東海公茅成謚武烈濟陽侯丁普郎謚武節高陽郡侯韓成謚忠壯東丘郡侯花雲謚忠毅丹陽縣男孫炎謚忠愍當塗縣子王愷謚壯愍高陽郡侯許瑗謚忠節潛雲伯胡深謚襄節御史中丞章溢謚莊敏晉府長史桂

彥良諡敬裕詹事唐鐸諡敬安祭酒劉崧諡恭介東
莞伯何眞諡恭清平遝訓導葉居昇諡忠愍姑熟郡
公陶安學士詹同俱諡文獻又補予正德朝死諫諸
臣諡御史蔣欽諡忠烈兵部員外陸震諡忠定工部
主事何遵諡忠節刑部主事劉䡝諡孝毅大理評事
林公黼諡忠恪行人孟陽諡忠介李紹賢諡忠端俞
廷贊諡忠愍李翰臣諡忠毅詹軾諡忠潔劉平甫諡
忠質給事中周璽諡忠愍指揮張英諡忠壯又補予
天啟朝死璫難諸臣諡副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周

朝瑞御史周宗建袁化中李應昇俱謚忠毅黃尊素謚忠端工部主事萬燝謚忠貞副使顧大章謚忠愍蘇松巡撫周起元謚忠惠又補予建文朝死難諸臣謚文學博士方孝孺謚文正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刑部侍郎張昺太常寺少卿盧原質給事中葉福俱謚節愍禮部尚書陳迪御史大夫景清大理少卿胡閏俱謚忠烈兵部尚書鐵鉉謚忠襄修撰王叔英謚文忠禮部侍郎黃觀謚文貞戶部侍郎卓敬御史大夫練子寧俱謚忠貞衞府紀善周是修按

察使王良俱謚貞毅編修王良太常少卿廖升俱謚
文節刑部尚書暴昭左贊善連楹俱謚剛烈都御史
茅大方御史高翔教授陳思賢燕府伴讀俞逢辰俱
謚忠愍給事中黄鉞謚忠獻御史曾鳳韶叅軍斷事
高巍俱謚忠毅左拾遺戴德彜御史魏冕俱謚毅直
知府姚善知縣顔伯瑋俱謚忠惠大理寺丞鄒瑾兵
部侍郎譚翼俱謚忠愍都御史陳性善謚忠節燕府
長史葛誠俱謚果愍刑部侍郎胡子昭謚介愍谷府
長史劉璟謚剛節御史林英謚毅節魏國公徐輝祖

諡忠貞越嶲侯俞通淵都指揮瞿能俱諡襄烈衛卒
儲福諡貞義都指揮謝貴葬得俱諡勇愍馬宣諡貞
壯朱鑑諡莊烈皆允給事中李清請也又先後補予
右都御史沈子木諡恭靖工部尚書沈儆炌諡襄敏
副都御史張瑋諡清惠禮部尚書董其昌諡文敏太
學士何如寵諡文端孫承宗諡文忠太常少卿鹿善
繼諡忠節禮科沈胤培疏請立中宮舉經筵定朝儀
謂今永巷無脫簪之儆崆峒鮮問道之謨顰笑或假
借於從龍而廉遠堂高之義不著是非或溷淆於市

虎而陰陽消長之關可慮陛下誠思此身爲祖宗付
托之身先帝之大仇一日未復即九廟之神靈一日
怨恫而正朝廷以正百官正萬民先自宮闈始則選
立中宮爲第一義經筵業奉明旨尤祈汲汲舉行或
召詞臣論經史或召部臣考政治而時令臺諫之臣
陳得失宮中萬幾之暇披覽資治通鑑及本朝寶訓
等書以知前代興亡之迹祖宗致治之由至於朝儀
多闕太典未光如朝門不應奏樂而奏樂各衙門應
奏事而不奏事凡若此類並宜申飭戶科吳适疏請

有臥薪嘗膽之恨然後有沼吳之霸業有起舞擊楫之念然後有山輿之事功古今顯然此疏言言石畫

憂勤節愛言國耻未雪陵寢成墟豫東之收復無期楚蜀之摧殘彌甚舊都草創一事未舉萬孔千瘡憂危叢集又況畿南各省是處旱災兼之臣鄰消長多虞將帥玄黃構寃伏惟陛下始終兢惕兼倣祖制早午晚三朝勤御經筵面諮時政親近儒臣朝期無更傳免而又躬崇儉約尚茅茨而省工作嚴爵賞而重名器錙銖必恤俾佐軍興諸凡無藝之征一槩報罷被災之地確覈酌緩墨吏必懲蠹胥必殛根本之計孰大乎此大理寺卿鄭瑄疏薦蘇松兵備程珣會珣

與鄉官彭歌祥交杜氏通情事敗互訐聞於士英即
於既批至處杜贈珣詩有云爲憐貴客芳心醉欲訪
仙郎帆影遲時共傳之中旨拔福建副使鄒之奇爲
詹事府詹事內批補□□□梁應奇爲給事中王儀
鄭瑜爲御史召萌降獻賊錦衣都督劉僑至京仍補
原官初左良玉恢復蘄黃僑送馬士英赤金三千兩
女樂十二人士英笑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遂一詐先
帝復職至是用之以陳盟謝德溥爲禮部右侍郎兼
詹事府詹事余颺吏部文選司主事晉何騰蛟兵部

侍郎兼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追奪川撫張論平奢匠捷功加淮撫田仰兵部尚書世廕錦衣指揮使仰屢疏請餉弘光以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命仰與劉澤清會議措辦時澤清大興土木造宅淮安極其壯麗四時之室俱備僭擬皇居休卒淮上無意往北仰與其事但知請餉不知餉之所用仰故馬士英私人也士英請免府州縣童生應試上戶納銀六兩中戶四兩下戶三兩得赴院試又詔行納貢例廩生納銀

三百兩。增六百兩。府丞七百兩。又立開納助工例。武英殿中書納銀九百兩。文華中書一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銜一千兩。監紀職方萬千不等。皆以助軍興也。時為之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奉化布衣朱士明抗疏上言政府克終。著送刑部問罪。又有布衣何光顯疏請誅馬士英劉孔昭。詔戮於市。籍其家。遠近為訟冤云。

明季遺聞卷二終